

我和一名青年在空中飄浮著，似乎正遠離我們的故鄉。四周是濃黑色的背景，不確定身上是否穿著裝備，但我們在太空中也能自在呼吸交談

我判斷不出青年的年齡。他的眉毛和眼睛是老成的，稚嫩的臉型和悠哉不安分的肢體動作卻像高中生

我們是重建計畫的實驗體。地球在一場劫難後布滿了鈾礦(這可能是作夢者肚子餓了不然就是深受RO影響，反正就某種礦物或說能量殘骸)

礦物是星星的殘骸，一開始眾人不覺得會帶來危害，人類的好奇心永遠盲目又大膽，重建之餘該物質的蒐集和研究從來沒有停歇

發現殘骸有彼此排斥的特性，並且蘊藏能量，而且這個能量逐漸擴大，再這樣下去會變成小恆星也說不定

殘骸是星星的種子

重建的過程並不順利，有能力者已經開始拋棄故鄉，剩下的人就算聚集所有物力也無法將滿布的殘骸清除乾淨，只能活在未爆彈的恐懼

不能任由故鄉在光熱之中瓦解，她需要自由，需要有人帶著種子飛翔

我們就是那些人之一

浪人、孤兒、罪犯，你或許會猜我們是這些身分之一。但不是的，我們仍有家庭、戀人，只是不知為何我們擁有承載容納殘骸的能力

從啟程那天不知道過了多久。一開始有許多同伴一起出發，我們任由體內殘骸的指引漫無目標飄浮，最後各奔東西。說實在的彼此也沒有什麼同伴意識，只是一群背負了同樣命運的人而已，早就知道結局會是分離

至於眼前這個青年.....我也不知道為何至今還沒有和他分開。或許我們所擁有的殘骸原本是一體的吧，聽說這種情形斥力需要比較久的時間才會顯現

幸好這段旅程還算愉快。至少在孤寂的宇宙中還有人能一起作伴。時間已經過了太久，幾乎有種我們是世上最後兩人的錯覺

我們時常談起親族和過去點滴，提醒自己曾是怎樣的人，在最後維持人的身分時愛的是誰。我們彼此心照不宣，這無形是在我們之間劃下分界線，畢竟終有一天我們都必須自己一個人

我想我應該沒問題的，吧

「你知道在那之後，我父親最常對我說什麼嗎？」他說

在「那」之後，每個人的故事都不同，而那是我們這些人共同的轉捩點，只說這樣我們就能互相明白。那句話我已經聽過無數次了，其實他也不是要故意重複提起，只是你知道，在我們貧乏的人生裡，實在也沒有太多舊事能聊。而我們，不去談現在

我安靜等他說出答案。搶對方的話這種行為只會無端增加默契

「即使變成了星星，我們仍會以另一種形式活著，還能夠彼此相愛。」

「那樣還算是活著嗎？不能觸碰，不能擁抱，無法想像一團大火球怎麼和人相愛。」

「不知道囉。在能證明這一點之前我就和他分開了。真可惜，變成星星我就不能摸長頸鹿了，一直好想蹭蹭看。」

「又長頸鹿。」